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六

起丁亥盡丙申 考異提要起丁亥下有後唐明宗天成二年盡丙申下有後唐主從珂清泰三年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凡十年

丁亥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 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唐主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集覽重任案漢霍光傳光任太重注任音壬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言不能考慎其相也西域有大秦國國人合會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溫無毒主辟惡殺鬼精物溫瘧蠱毒癇痓去三蟲

蛣蜣黑甲蟲一名蜣蜋崔豹古今注一名弄丸能以土包糞轉成丸後如尸解而去莊子注以蜣蜋而笑

蘇正誤重任今按任去聲合論語任重而道遠

唐初令長吏每旬慮囚集覽慮囚唐百官志大理寺掌折獄詳刑凡繫囚五日一慮按漢書雋不疑行縣錄囚徒顏師古曰謂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近俗不曉遂訛其文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唐孟知祥殺李嚴

知祥遇李嚴甚厚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揖下斬之因誣奏嚴作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臣輒已誅之

發明嚴之行也其母謂其前啓滅蜀之禍再往必死既而果然夫以嚴之樂禍而又自請監西蜀軍其死宜矣此綱目所以削去其官然而不書誅者不予知祥之專殺也

唐主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考異據長興元王書唐立子從厚為秦王則此主其二字羡從厚從榮之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考證唐以石敬瑭當作唐主以符石敬瑭○謹按五代史石敬瑭本西夷臬捩鷄之子錄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嘗脫明宗於危尚永寧公主拜宮之初當書壻於其姓名之上凡伐所謂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是也○唐郭從謙伏誅夷

其族

唐以郭從讜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胡氏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讜又負叛弑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高季興襲取夔州唐遣兵討之 考證 當加唐字於夔州之上

初高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

故宜自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將步騎討之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唐初置監牧○唐鄴都軍亂討平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晊部之戍盧臺軍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房知溫知溫怨震誘龍晊所部兵殺之其衆譟於營

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走度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得免者什無一二四月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朝廷雖知知溫首亂欲安反側詔加侍中

質實 盧臺軍按一統志本幽州之地唐初所置五代時陷入契丹置寧州周克復之置永安縣屬滄州宋初置乾寧軍後改為清州元改為清寧府至本朝降為青縣屬河間府故城在青縣衛河西岸周迴三里臺址猶存

夏四月唐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

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朝廷不得已從之李昊歸蜀知祥以為推官

五月唐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質實威武軍按一統志唐末所置治長樂縣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陞長樂府尋改為彰武軍宋初復改為威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改為福州路至本朝改為福州府屬福建道○唐兵討荆南不克引還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唐主遣孔循往視之循至攻之不克說之不下又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亦不能得乃詔劉訓等引兵還

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

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

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胡氏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 集覽 楚王殷 殷楚王名也姓馬

書法 書醜高氏也舍大臣小舍近臣遠可謂不智矣書曰自附不受深醜之

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居磁州 集覽 館券 券契也館穀所用飲食文書

唐以馬殷為楚國王

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彥章許德勳為丞相

唐蜀兵敗荊南軍取夔忠萬州

書法　書唐兵可矣必書蜀何上流也攻取有勢綱目同志之故司馬錯伐楚取黔中書因蜀周赧王三十五年唐敗荊南取夔忠萬書蜀兵皆上流也

○秋七月唐殺豆盧革韋說

坐前以三州與高季興也

唐流段凝温韜於遐郡○八月朔日食○契丹與唐脩好

書法 綱目書與和親六及和親一與盟一皆以中國主之内中國也此其主契丹何著强也蠻夷主好諸夏之衰甚矣蠻夷主好終綱目一而已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

何以贊國使至園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
至大梁守殷自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
晟奔吳徐
知誥客之
書法遂者何遽辭也明宗既立張憲豆盧革韋說
任圜皆以無罪之辭書殺綱目於此可謂書
法不隱矣是過
也重誨實為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蠲逋
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

發明蠲免逋負此儉德之效也然逋在三司民何
預焉雖不及民而三司將何所取必取之於
民矣故免三司所以免
民也書以美之宜哉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卒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謚曰忠武

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十二月孟知祥脩成都城

書法不書唐外知祥也前書增營兵繼書殺李嚴於是復書脩成都城而逆節益著矣以為是一敵國也故不書唐

○唐以周玄豹為光禄卿致仕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書法　趙鳳於是可謂善悟主矣明宗於是可謂能聽言矣書交美之

發明　相者言人禍福莫難於驗既驗則其術精矣此夫人所必問也然趙鳳之言足破其的明宗又能從之故綱目特書以著其美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質實　應州一統志云唐之所置治金城縣以龍首鴈

門二山南北相應故名五代時唐置彰國軍節度遼金仍舊元仍為應州而本朝因之以金城縣省入改屬大同府

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故事別立親廟中書門下奏請稱皇不稱帝唐主欲兼稱之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請立廟京師唐主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以下皆追謚

有年集覽 有年注見唐太宗貞觀四年

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書法 梁大有年則書梁此其不書唐何天下之辭也自開元十二年書大有年及是二百餘載而復以有年書明宗仁厚之感所及廣矣故大書嘉之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有年二

發明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于策孰謂五季而能有此得非存心仁厚戢兵保民之效乎一書再書幸之甚矣

戊子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朔日食○吳遣使如唐不受

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愎惡成德節度

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會鄭珏請致仕以建立為僕射平章事判三司集覽彊愎彊暴也愎弼力反狠戾也

楚人擊荊南敗之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

右職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以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衛使蘇章救之至賀江沈鐵絙於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

夏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以從榮為北都留守馮贇為副留守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溺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

之重誨請
嚴戒而已

吳攻楚岳州大敗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唐王都反奚𤨉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

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

父位悉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托諾五月托諾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托諾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曲陽王都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撾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托諾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晏球

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集覽本軍本或作體刊誤也輕而驕左傳輕則寡謀注輕不持重也音牽正反質實貫義武軍節度按一統志唐德宗所置治安喜縣宋初改為定武軍尋陞為中山府金初改為定州後復為中山府元因之至本朝改為定州以安喜縣省入屬真定府曲陽北齊之縣名屬中山郡隋改為恒陽縣屬定州唐復為曲陽縣宋屬中山府金因之元初改為恒州尋復為曲陽縣隸保定路而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書法王都何義武節度也曷為不書都篡父者也故削之是故守光篡父則終身削稱守光王都篡父則終身削稱王都綱目討逆之法嚴矣

吳遣使如楚

吳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彦章楚王殷歸之許德勲餞之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懐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内寵嫡庶無别諸子驕奢故德勲語及之胡氏曰異哉德勲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為他人晝計苟不顧為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集覽必俟衆駒爭皁棧喻須俟馬殷諸子自相爭也莊子馬蹄篇編之以皁棧注皁槽櫪也棧音僝編木為定安馬脚下謂之馬床

秋七月唐收麴稅

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謂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從之

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擒其將特哩衮

契丹復遣其將特哩衮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擒特哩衮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挺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敵中驍將殺之則敵絶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赦特哩衮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

書法擒特哩衮趙德鈞牙將也歸功晏球何晏球不破走之特哩衮不可得也綱目之於功罪明矣

八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

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唐主以韜發諸陵凝反覆數所在賜死

書法温韜段凝爲姦逆於先代者也此唐也書伏誅何書伏誅以見姦逆之罪雖易世不可逭也綱目之懲惡嚴矣

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於曹州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己丑元年○是歲四國三鎮唐天成四年○吳太和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

都伏誅獲托諾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托諾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諾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胡氏曰王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三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

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千萬人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縻士卒力戰以絶契丹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集覽梯衝注見唐德宗建中四年

發明　王都篡父反君而奚契丹皆舉兵助之夷狄本無足責然天道不容特哩袞禽於前托諾斬於後而都亦不免誅夷綱目正名定罪一書再書皆所以為賊亂之戒也

三月唐主殺其子從璨

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發明　有子不教而使之驕縱則其責在上而不在下況戲登御榻即致之死他時諸子相繼屠

滅兆於此矣故書唐
主殺其子以惡之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歴
希聲乃達於殷

夏四月唐禁鐵錫錢

時湖南全用錫錢銅錢十直
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

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
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於緣邊置場
市馬不集覽党項注見陳後
令詣闕主至德四年

唐以從榮為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考異 從上並漏子字考證當作唐以子從榮為北都留守從厚為河南尹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

澤賜與之間昏媚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
示以等威絶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集
覽河南相公謂從榮之弟從
厚也前為河南尹故云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
子孫長享爵禄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
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
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五月唐遣使如兩川

唐主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獻錢
皆辭以軍用不足仁矩唐主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
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
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

下而詔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未幾唐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質實 梓州按一統志隋之所置治郪縣唐初改為梓潼郡尋為東川節度治所五代時蜀改為武德軍宋初改為安靜軍節度尋陞為潼川府元改為潼川路至本朝降為潼川州併郪縣入焉直隸四川道

書法 使書如敵辭也兩川乃唐鎮則其書如何伉也前孟知祥不書唐則隱若一敵國矣故於是特書如

發明 蜀本唐境而書遣使如兩川若敵國然者所以著蜀強大之漸耳未幾連兵拒命其端已兆於此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六月唐罷鄴都

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

高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旣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求復脩職貢故有是命

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

稽史冊國家
來休嘉慶之
以豐亨豫
壯觀業之

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虔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勲舊横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集覽猘子猘居例反狂犬也以喻希聲咋人咋音責齧也

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

心漸致廢墜者往往有之所以古昔聖賢每于持盈保泰之際三致意焉馮道以明宗喜有年而設譬以對猶得古人遺意雖道之生平不足比數而其言固自可採也

豈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之集覽中山註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明宗於是再書有年矣仁厚之感也綱目書大有年四漢永平九年而書有年者二則皆明宗也舍是無書者矣

唐削錢鏐官爵

吳越王錢鏐嘗遺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

等上表訟【集覽】鏐力幽反
究不省　玫莫杯反

書法　方鎮削官爵必書故如李克用先書拔邢州王行瑜先書犯闕之類不書故削無罪也於是重誨之專甚矣故以太師致仕不書書削官爵病唐也

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唐主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峹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銅峽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福遣審峹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

振遂進至靈州自集覽審峪峪賫實方渠按一統志
是朔方始受代音逵漢之縣名屬北
地郡東漢因之後魏廢為鎮屬靈州後周屬會州唐
復置五代晉省入通遠縣宋改為砦故城在慶陽府
環縣南七十里青銅峽在寧夏衛城西南一百四十
里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一名峽口山上有古塔一
百八
座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內
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
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
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知誥知詢
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捐寶貨結勳舊知詢從之廷望
至江都因知誥親吏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

陰謀告知詢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為統軍遣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加知誥兼中書令知誥名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卒集覽詼語詼音恢譏戲也前漢枚皋詼笑類俳倡合飲合音閤併飲之也

唐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虔裕唐主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又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

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集覽 赴治句絕赴上綿州之治所綿龍皆廣漢郡地綿本涪縣漢先主分立梓潼郡唐置綿州龍本陰平郡魏鄧艾伐蜀自陰平鑿山通道至江油即此唐置龍州

質實 綿按一統志隋之州名治巴西縣後改為金山郡唐初復為綿州天寶初改巴西郡乾元初復為綿州宋仍舊元初屬成都路後屬潼川路而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龍西魏之州名治江油縣後周因之隋初改為平武郡後改為龍門郡唐貞觀初為龍門州垂拱中改正州天寶初改江油郡至德初改應靈郡乾元初復為龍州宋初改政州後復為龍州元改為龍州宣慰司至本朝改為龍州宣撫司隸四川道

庚寅唐長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劒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劒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脩
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仁罕
張業欲置宴名知祥有尼告二將欲害知祥詰之無
狀斬之屏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
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親服知祥與董璋同上表
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
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還名武虔裕因之閬民兵皆翦
髮黥面於劒門北列烽火知祥累表請雲安鹽監唐
主許 集覽 詰之無狀詰問也無狀謂不見謀反之情
之 狀閬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綿遂綿注
見上遂春秋蜀地晉立遂寧 質實 遂按一統志後周
郡唐改遂州宋陞遂寧府 之州名治德陽縣

隋初改為遂寧郡徙治方義縣唐初改為遂州後復為遂寧郡𡘜置武信軍宋陞為遂寧府元復為遂州
本朝降為縣今屬潼川州

發明唐明宗有戢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亦且下詔慰諭則其餘從可知矣彼董璋孟知祥皆有據蜀之志然先書璋槊寨剱門次書與知祥上表拒命者分首從也夫唐主方欲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二人乃無故稱亂兵連禍結是豈天誅所能赦哉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為后

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宫敵偶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宫

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吳遣兵擊荆南不克

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内指揮使楊彦温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彦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彦温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彦温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彦温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絶朝請自通拔河中斬

彦温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侍郎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啓琦而後行集覽

朝請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唐告密人邉彦温等伏誅

捧聖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勲舊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名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收行德及儉皆族誅之

書法　書美之也明宗於是能審聽矣

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唐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

質實 閬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閬中縣天寶初改閬中郡乾元初復為閬州五代時唐置保寧軍宋初改安德軍元初陞保寧府尋改為保寧路後復為府本朝因之屬四川道

書法知祥前不書唐唐矣此其與璋竝書唐何書唐所以見其反唐也自書其反璋與知祥俱不稱以唐矣

九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胡氏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

久而無變邪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彊留而存形迹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

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璋晝夜攻之城陷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

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集
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覽得臠炙臠力兖反炙之夜反切肉
曰臠燔肉曰炙詩箋云炙肝炙也
書法於是仁矩見殺不書削之
也兩川之禍仁矩實激之
發明閬州之陷節度李仁矩見殺不書乃書偏裨
何哉仁矩受安重誨私屬密詗董璋遂至增
飾奏語繕兵益戍捻成兩川之禍死自其分至於
姚洪以武人而知大義不顧私恩罵賊而死則其
忠義尤為可嘉特書唐將予以死節固其宜也不
然綱目去取甚精夫豈厚於洪而薄於仁矩哉
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以孟知祥兼
供饋使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漢取文州

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克

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衆降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還閬州知祥聞之曰比破閬州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集覽武信軍名今一統志云武信唐之軍名乾元初於遂州置之治方義縣宋初遂寧府是

質實廢軍陞州為遂寧府元初降為遂寧州本朝因之後降為遂寧縣改屬潼川州

唐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董璋兵陷巴蓬果

五州貫實徵合巴蓬果五州名徵州未詳沿革按一統志合州西魏之所置治墊江縣隋初改為涪州後改為涪陵郡唐初復為合州天寶初又改巴州郡乾元初復為合州宋因之改縣曰石照元併縣入州而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巴州西魏之所置治巴縣後周改為楚州隋改為渝州唐初改為南平郡後復為渝州五代時蜀王建孟知祥繼有其地宋改為重慶府元改為重慶路至本朝改路為府隸四川道蓬州後周之所置治安固縣隋廢唐初復置徙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為蓬山郡後復為蓬州宋以蓬池縣為州治元初置蓬州路後復為蓬州治相如縣而本朝因之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慶府果州唐之所置治南充縣天寶初改為南充郡乾元初復為果州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後陞為順慶府元改為順慶路至本朝復改為順慶府隸四川道

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質實黔州 按一統志隋初所置治彭水縣唐因之宋初以洪杜洋水信寧都濡四縣省入之紹定初陞為紹慶府元改為紹慶路至本朝省入彭水縣屬重慶府

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考異此誤書諡考證當去武穆馬三字分註諡武穆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鷄臛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集覽鷄臛臛音壑楚辭王逸注有菜曰羹無菜曰臛顏師古曰羹之與臛但烹煮異齊調和不同非關有菜無菜也

唐削孟知祥官爵幷討之攻劒州不克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馬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孟知祥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先是兩川牙内指揮使龐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

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毁劒州運糧東歸劒門頓兵不進

吾事濟矣董璋遣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劒州

契丹東丹王托雲奔唐

托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

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劒州不克

石敬瑭至劒門進屯劒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彊弩射之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

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兵關右之民疲於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不可勝紀時唐主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辛卯唐長興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

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

利州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搆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名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故曰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

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至綿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嘆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集覽孟浪注見唐代宗大歷十四年

發明前書遣重誨督軍未有成功然繼書召重誨還則非避難而逃者若夫石敬瑭書引兵遁歸則有不職之罪為可誅矣此是否之斷也

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悦集覽不能周防謂防患不周密也春秋序聖人包周身之防

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集覽謁歸謁告歸休也斥言請假

書法勤致仕也終綱目書致仕二十一而書以某官致仕者四揚復恭韋昭度周玄豹宋齊丘合是無書以某官者矣

唐賜契丹托雲姓名李贊華以為懷化節度使

書法為移蘇賜姓名為懷化郡王則不書此其書何病唐也蒙難來奔既賜姓名節鉞寵秩之

矣終復殺之謂之何哉以是為唐病故特書之是故賜姓名不書甚羙書甚惡書綱目書賜姓名三賜姓三賜名五詳唐天寶凢載今是無書矣

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名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歸曰致仕重誨矯制也

唐以李愚同平章事

夏四月唐以德妃王氏為淑妃

書法立妃不書書王氏何重誨出也初妃有所求重誨屢諫抑之於是重誨出鎮妃始得行其

志矣書病唐也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摟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衆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書法不書反何延稟兄也於是王仁達擒之以獻延鈞斬之則曷為不書殺其兄書敗死罪延稟也延稟反覆嘗書弑矣今又舉兵以襲福州是亂無已也畧延鈞所以尊罪延稟也

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

唐罷麴稅

罷畝稅麴錢城中官造麴減舊半
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
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
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輙執奏
由是非分之求殆絶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
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及三
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
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以李從璋為護國節度

使遣步軍指揮使欒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爲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欒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集覽 護國軍節度五代時梁所置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蒲陽

書法 書致仕何也唐也重誨之罪專耳既致仕則可以無罰矣而又以譖殺之甚哉

發明重誨專愎不為無罪然明宗始焉不聽其去而終焉又誣而族之故書殺書爵書致仕明其既已謝事而猶不得其死也嗚呼仕於亂世其禍如此士君子可不相時而動乎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六月唐均田税

閩作寶皇宫寶皇宫按一統志在福州府城内

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彦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宫極土木之盛

書法書譏好仙也漢書蜚廉桂觀漢武帝唐書望仙觀唐武宗於是書寶皇宮皆譏也

秋九月唐敕解縱五方鷹隼

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書法唐主初立鷹坊止留二十人禁中外毋得獻鷹犬於是又敕解縱可謂終始惟一矣特書美之

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質實建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末陞為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至本朝復為建寧府屬福建道

十一月朔日食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司徒輔政

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錄朝政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十二月唐初聽民鑄田器畝收稅錢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幷雜鐵器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劒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壬辰唐長興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集覽五季之君季謂季世猶言叔世

叔世也五季梁唐晉漢周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二叔謂夏殷叔世疏云國衰為叔世國將亡為季世

書法書賣之何譏也然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初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考異此誤書謚考證當去武肅錢三字

公註謚武肅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

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內牙指揮使劉仁杞及仁章久用事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禀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集覽易姓猶言異姓也

正誤謂可善事後唐易姓今按指易姓為後唐以明宗非莊宗之族也然明宗立已七年吳越事之久矣此但泛言中國之君

雖易異姓子孫亦當善事之也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錫里策稜與特哩袞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策稜契丹之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策古錫里與之俱歸契丹錫里策稜以不得策稜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集覽錫里策稜者契丹將名也契丹國志曰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并給契丹名目謂之錫里特哩袞契丹將名後唐明宗賜姓狄名懷惠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資實西川一統志云古之郡名即漢之益州地唐至德初於州治置劒南西川節度五代王氏孟氏相繼有其地宋為益州路端拱初改為成都府元為成都路至本朝復為成都府屬四川道東川古之郡名即漢之梓州也唐乾元中於州治置東川節度五代時蜀改為武德軍宋改為静戎軍又改安静軍尋復為東川節度後仍為安静軍節度重和初陞為潼川府元改潼川路至本朝初仍為潼川府後降為潼川州直隷四川道）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

皆曰不克王暉曰劒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衂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强衆心趙廷隱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因其使者擁衆為自全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璋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趙

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至梓州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廷隱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知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李仁罕自遂州來侵侮廷隱廷隱大怒知祥犒賞將士謂仁罕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而命之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令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遂還成都廷隱亦引兵還知祥謂李昊曰君為我曉廷隱今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絶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昊深解之乃受命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又請稱王不許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

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集覽小劒劒女六反敗北曰劒　質實武侯廟一統志在成都府城西南八里亦水在成都府簡縣治南一名絳水源出隆州歷平泉縣至此東流與鴈水合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嗣考異此條與後四年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同○按即位例曰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二節度書弟某嗣子某嗣必傳誤據清泰二年書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則此二條當書馬希聲卒弟希

範代之李仁福
辛子彝超代之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

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如此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詔凡劍南節度使以下官聽知祥署訖奏聞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集覽無慮注見宋文

帝元嘉

六年

吴徐知誥廣金陵城

書法　廣城非京都邊要不書金陵城也書廣何誅意也知誥將篡志都金陵先廣城之綱目深探其情故以京都例書之而斥徐知誥

九月唐取三河縣質實　三河按一統志唐之縣名屬幽州以地近七渡鮑丘臨泃三水故名後隷薊州遼仍舊金元俱隷通州而本朝因之屬順天府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

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質實　良鄉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涿郡晉屬范陽國後魏屬燕郡北齊省入薊縣尋復置隋屬涿郡唐屬幽州後改固節縣尋改良鄉遼金元俱仍舊而本朝因之改屬順天府

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胡氏曰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所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信以為不足懼則

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可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予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已乎 集覽 蟊賊詩詁云蟊賊蟲害之故曰蟊賊 一蟲以禾將黄而

書法 書論事何予康澄也澄言六可畏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書曰優詔答之交予之也終綱目書論事二賀瓌書詔詰責之梁乙丑年康澄書優詔答之然則武帝明宗優劣見矣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

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胡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皆曰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名義誠詣闕且命趣議河東帥敬瑭欲之而延光延壽欲用義誠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衆從崧議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集覽 不落六軍副使先兼六軍諸衛副使

今不得脫落此職

唐蔚州叛降契丹質實蔚州一統志云後周所置治代縣隋廢之唐復置蔚州治靈丘縣至德初改為安邊郡後復為蔚州遼置忠順軍金復為蔚州元初省州為靈僊縣屬弘州尋復為蔚州屬宣德府而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蔚州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遂降契丹

書法叛者何張彥超也曷為不書主名畧之也其畧之何彥超素與敬瑭有隙聞其總管也遂降契丹則其叛也有所激故耳是以畧之然則曷為以叛書去華即夷不可以不書叛也

癸唐長興四年○閩王王延鈞龍巳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

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内差安　[質實]龍躍宮按一統志在福州府城内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

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夏銀綏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從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集覽 夏銀綏宥夏本漢朔方郡後魏置夏州銀本春秋白狄地北周立銀州綏亦白狄地後魏立綏州宥在靈夏南境唐立宥州

質實 夏按一統志後魏之州名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為朔方郡唐初置夏州後為拓跋思恭所據宋天禧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陞興慶府又改中興府元置寧夏路本朝初改寧夏府後降為寧夏衛隸陜西道銀後周之州名隋因之屬雕陰郡唐開元初置麟州後改新秦郡尋廢乾元初復為銀州宋初陞為建寧軍後改為鎮西軍元初於此置雲州後改為神木縣而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綏後魏之州名隋初改為上郡後

置雕陰郡唐初復為綏州天寶初改為上郡乾元初復為綏州宋改綏德城元符初改置綏德軍金改為綏德州元仍舊而本朝因之屬延安府宥州名注見僖宗中和元年

唐以劉瓚為秦王傅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槊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唐立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

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書法　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自是無書地震者矣

發明　王延鈞既以弑逆得國遂至僭舉大號固已為神人之所不容況又驕淫不道必無令終之理是時宇縣分裂各治其國特書閩地震明他國無預閩地獨震也未幾兵亂繼作遂至不得其死天之告戒果可忽哉夫以一區區蕞爾之境而天戒猶且若此況奄有四海者乎

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宋齊丘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書法　營宮城吳將遷也斥徐知誥何誅意也知誥欲王金陵決矣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斸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集覽赫連勃勃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鐵弗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於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發明有功則賞此御軍之常法也至於征行戍守或暴露久役則加以給賜亦有之矣若夫優

游坐食無故給予而又謂之優給則其優厚可知是豈有邦之令典哉唐明宗寛厚有餘而威斷不足上書賜諸軍優給既出於無名至是又以加尊號為詞復賜内外將士優給何哉五代之際兵驕民困在中世為尤甚投降賣國朝唐暮晉實原於此明宗不踰旬月再行賚予亦復何益綱目一書再書所以着習亂之由志覆亡之本為後世戒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閩主璘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搒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吴集覽被搒捶者胸背分受搒蒲庚反字本從手通作篣捶主蘂反搒捶並笞擊也謂胸與背皆受搒捶也五代史唐廢帝時斂民財與賜將士因繫滿獄市人詬之曰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即此

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書法優給何異恩也一月再賜兵驕益甚矣此五代之一大弊也故謹書之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上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胡氏曰明宗初非有黄屋之志邂逅得國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生售經義而懵然於此豈非馮道趙鳳揩古之力不足以啓沃故邪

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於執政私謂所

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

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質實 天長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石梁郡五代時南唐置建武軍周改為雄州宋初為天長軍至道初復為縣建炎初復為軍後復為縣元仍舊而本朝因之屬鳳陽府

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圖

薛文傑說閩主璘抑挫諸宗室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書法　謀反也不書誅何罪璘也於是文傑說璘抑挫宗室繼圖不勝忿至此綱目深探其本故以殺書之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

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唐以李彝超為定難節度使

彝超上表謝罪故有是命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耶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

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曰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

為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貶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

集覽大漸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恭世子春秋晉獻公太子申生也申生歸胙於公驪姬譖之申生遂奔新城自縊而死謚曰共共通作恭戾太子漢武帝太子據也江充誣以巫蠱據亡走至湖吏捕圍急自經而死謚曰戾

書法終綱目太子書作亂二趙太子章唐秦王太子書誅三趙太子章趙太子宣唐秦王舍是無書太子作亂伏誅者矣

唐主亶殂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麗為小康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書法　賀善贊曰明宗不以位為樂綱目於其得國無譏辭即位數年善多可紀是以有年自開元以來未有書者於是兩書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閩主璘殺其樞密使吴勗

閩主璘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文傑惡樞密使吴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使韜言於璘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吴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怨吴光請兵於吴吴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璘遣使求救於吴越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録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寛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唐主為已功欲專朝政天雄押牙宋令詢侍唐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欲其在唐主左右以為磁州刺史唐主不悦而無如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集覽　自終易月之制自終謂已自持服而終其制也易月之制凡三十六日也漢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以日易月注詳見晉武帝泰始二年

正誤　自終易月之制今按服非自持而使他人代服乎此自字不過自從之義耳

閩主璘殺其指揮使王仁達

仁達有擒王延禀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璘惡之誣以謀叛族誅之

甲午 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瓘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各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不克

吳將延嶶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建州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臠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疏闊更為之形如木櫃攢以鐵鋌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延嶶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嶶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嶶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貶延嶶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質實

浦城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初屬建安郡後屬建州宋屬建寧軍元屬建寧路而本朝因之改屬建寧府建州唐初所置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

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使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末陞為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至本朝復為建寧府屬福建道

唐以唐汭陳乂為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疎故朱馮引置密近又以其黨陳乂監之

蜀王孟知祥稱帝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胡氏曰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他日何為請幽讓皇晚節又謀簒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不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姦邪之情實也

集覽 請幽讓皇徐知誥受吳禪稱帝奉吳主為讓皇宋齊丘上書請遷之他州事在晉高祖天福二年

質實 池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秋浦縣以地有貴

池故名貞觀初州廢永泰初復置南唐陞康化軍宋復為池州治貴池縣元為池州路屬江浙省至本朝改為池州府直隸京師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麄率樂禍前代安重誨手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馬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從珂乃移檄隣道言朱弘

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鄰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侯益為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

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褊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

集覽麄率樂禍麄率忽畧也樂禍謂喜於禍害人前代安重誨手殺之先曾更代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而摑殺之事在明宗長興二年朱弘昭馮贇當東出之道我今向東出行王思同正當其路相里金相里複姓注見唐高宗乾封元年

書法　不書反書舉兵何罪朱馮也然則從珂無罪乎書遣兵討之則其罪明矣

發明　按五代史書從珂反而綱目止書舉兵何哉是時朱馮用事擅易藩鎮以至召亂其曲亦有所分故書舉兵以正朱馮誤國之罪爾然從珂雖不書反而唐則書遣兵討之言討則從珂有可討之罪矣又書官軍降潰言官軍則明從珂之為賊矣此互文見意之法也夫豈曲為之隱諱者哉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謂

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所畏忌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搒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擊之康義誠由是恨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

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集覽何方方猶言計策尼惠明從珂
竟不能辯遂斬洪實軍士益憤
女名惠明先為尼居
洛陽近召入禁中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貲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集覽釁鼓注見隋煬帝大業十年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質

昭應按一統志唐之縣名天寶初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昭應縣省新豐縣入焉宋大中祥符間改曰臨潼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書法 殺思同者劉延朗也罪從珂何思同之執也從珂欲宥之未發延朗不待命殺之則權不足矣罪從珂所以予思同也罪從珂則曷為予思同思同盡心所奉衆散被執辭誼凜然書執殺所以微著思同之節也故特書其官

發明 從珂雖不殺思同思同因從珂而死故以從珂執殺書之若夫不去其官者美思同之不失職也美在思同則惡在從珂矣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撿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寶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與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集覽閿鄉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陝城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

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初
唐主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
十騎出門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
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而竟不行馮
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
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
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
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
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
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
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
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
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
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
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
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

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胡氏曰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乎以之處此是紾兄臂而得食摟鄰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乃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康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

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鬭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从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集覽 為先置使預備頓置之所控鶴一軍之號也端門殿之正門也小黃門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穀水水經酈道元注穀水出襄州穀城縣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河南府西北苑中具草具備也草藁也謂備辦勸進文書之草簡紾兄臂而得食摟鄰女而得妻孟子告子章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色孰重孟子告屋廬子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則將摟之乎注紾戾也摟牽也則是禮重食色輕也紾音軫又音珍摟音婁戾音力結反

質實 穀水按一統志在河南府

永寧縣北七十里源出熊耳山下過崤底經韓城流入洛山海經山西有村曰嶕冢穀水出焉其中多珚玉

書法 出奔何以不地不知所之也雖曰且幸魏州至衛州而後問計其無成謀明矣綱目書播越惟齊君地不地燕主寳不地唐主不地卒皆見殺無成謀故也

發明 書唐主出奔而不言其所往則是逃竄奔逸茫無所之也石敬瑭國之懿親據大鎮擁强兵間難入朝幸而相遇正當協力扶持庶幾或有可濟之理既不能然乃反殺其從騎是猶奪餓者之食而引繩以絕絕之耳直書于策然則非特從珂反敬瑭亦反矣悖亂之一至于此可勝歎哉可勝誅哉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於路隅

書法 降未有書誅者書誅何罪可誅也然則書降何書降所以著罪人之必誅也非譏殺降歟果譏則不書誅書殺矣書降書誅使天下後世知罪人之不可以苟免也綱目疾惡之意嚴矣哉

發明 此亦可謂之殺降矣乎曰非也漢瓊既誤其主乃復奔走迎降規取賣國之利此正王法所不容者書之曰誅當其罪矣

唐興元武定兩鎮降蜀

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敗歸與漢韶衆兩鎮之地降蜀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柩前唐主從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閲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

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牽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胡氏曰潞王纔入洛剥民酬兵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葢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貿故曰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饜也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閔帝於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懐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横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馬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胡氏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

者身乏股肱朝無楨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集覽　重吉輩何在重吉從珂之子也先是閔帝遣楚匡祚檢校重吉家財而殺之於宋州又殺尼惠明令從珂故云楨榦書費誓篇峙乃楨榦蔡氏傳曰板築之木題曰楨墻端木也旁曰榦兩邊障土板也胡氏以喻閔帝無輔弼之臣

書法　書予義也令詢之死非有不得已者直以大義自裁而已如此而死從容甚矣故特書死之

發明　甚哉五代亂亡之禍至是極矣當從珂反叛之初勢甚微弱然始則書官軍降潰次則書諸將皆降故從珂得以從容入洛易若反手凡百官六軍之衆奉迎不暇既而書廢其主為鄂王又

書弒鄂王於衛州惟意所欲曾無齟齬豈非亂亡之禍至是已極故歟然綱目於此不以強弱成敗而廢君臣之義故書弒書廢主以正從珂之罪也若夫宋令詢者歐陽五代史雖不著於死節之列然已於廢帝從珂本紀清泰元年弒鄂王之下書令詢死之矣此互文見義之意也夫令詢是時特一磁州刺史而已官非將相任非腹心親非肺腑乃能君弒死於其難故君子亦以死節予之故夫死在微者則責在貴者死在遠者則責在近者死在疎者則責在親者此固書法言外之意也然則當時輔相大臣如馮道劉昫李愚輩迎降勸進惟恐不及者其視令詢可不愧死亡地哉噫

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胡氏曰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為甚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弑君之罪亦足少懲姦賊快於人心方諸苻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不容者豈不賢哉

書法從珂書弑矣康義誠曷為猶以伏誅書義誠自從榮之亂反覆觀望今又叛主求容罪不容於誅矣以弑書從珂而以誅書義誠所以深惡義誠也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有司百方歛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

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守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謡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集覽夜直句絶李專美其夜侍直賞賚亟行賚賜也亟數也去吏反山陵因治明宗陵墓而帑藏空

發明孟子論弑君之禍以為後義先利不奪不饜五代自明宗得國賂其將士由是賣國之禍遂習熟而不可解今潞王又從而附益之綱目書賜將士緡錢有差所以著禍亂相尋之本在於知利不知義也孟氏之言豈欺我哉

五月唐以韓昭胤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

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明宗然素不相悦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唐以馮道為匡國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

唐復以李從曮為鳳翔節度使

唐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曮鎮鳳翔許之故有是命

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顗同平章事

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唐流楚匡祚於登州

唐主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乃流登州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

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絶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仁贊更名昶即位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初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匄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户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悦而三司吏怨之集覽鉤考

鉤勘稽考也鉤古侯反

書法前書免逋租二百萬緡矣至是七年而逋租又三百餘萬明宗年穀屢豐號為小康豈民之貧固若是哉蓋明宗雖免三司之負而三司利其徵責句敗民間之虛數固存耳至是壹蠲除之而後民受其惠矣故書予之

唐李愚劉昫罷

冬十月蜀殺其中書令李仁罕徙其侍中李肇於邛州

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昭武節度使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飲踰旬十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不拜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等素惡仁罕共譖之云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

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肇始釋杖而拜左右請誅之蜀主以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集覽偵草麻偵丑正反問也草麻注見唐昭宗天復二年）

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景遷江都輔政○唐葬鄂王於徽陵城南（徽陵明宗墓也封質實纔數尺觀者悲之○質實徽陵按一統志在河南府城東北）

旱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漢平章事楊洞潛卒

漢主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弘度
昵之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
已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不聽洞潛出見衛士掠商
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
病歸久之卒

書法卒小國臣録賢也終綱目卒僣國臣二十一
而五代十有三漢居二人焉楊洞潛趙光裔

何地不生才信哉

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閩永和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二月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蜀主尊其母李氏為太后

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為后

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書法　立婢為后晉愍帝建興四年漢主聰譏也立其父婢譏之譏也終綱目書立婢為后一而立父婢為后二璘昶皆閩也

發明　己之婢且不可立況父婢乎閩以蕞爾國王璘行之於前王昶行之於後天理既泯俱受弑殺之禍綱目備而書之不以微故不錄亦以垂世鑒也

三月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

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書法 自唐神龍元年書求直言後此未有書者於是書詔開言路録善也終綱目書開言路一

發明 衰亂之世苟有一善可録亦不容泯故前書蠲逋租此書開言路也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作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集覽子嵩齊丘字

夏六月吳中書令柴再用卒

史官王振嘗詢再用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考證寇當作入

唐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好洛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

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内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冦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穀粟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率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歳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狥唐主聞益疑之

唐詔竊盗不計贓并縱火强盗並行極法

書法　隋書盗邊糧升以上皆斬識峻法也於是又甚焉後乎此書漢制盗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丁未年季世之法大抵然矣此書并何
竊盜非彊盜比而同死故書并譏之

發明 縱火彊盜處以極法可也竊盜不計贓此與
隋文詔盜一文以上皆死何異故書之以著
其失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
敬瑭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
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
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
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
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
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
嚴密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

必襲延英集覽起居問飲膳之增損寢處之安否旅之名也見記曾子問篇諸侯旅見天子注旅衆也咨度咨詢度謀也度達洛反奏牓子奏進也猶言投刺也牓子用紙寬四五寸書鄉邑姓名於其中刺用紙寬二三寸書姓名於紙之前邊反卷如箸大以紅絨要之凡謁人必先託門者通進之然後引見又投刺注見晉主重貴開運三年

唐以房暠為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内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集覽邊陲陲遠邊也字通作垂左傳成十三年虔劉我邊垂

蜀寇唐金州不克考證寇當作入

蜀寇金州拔大寨城中人纔千人都監陳知隱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

書法 蜀與唐並帝各再世矣此其書寇何唐叛臣也各再歷世而君臣之分不可泯綱目之法嚴矣是故魏趙韓與晉並侯三世矣至廢俱迺則猶稱以君蜀與唐並帝再世矣至侵唐金州則猶書以寇故曰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冬十月閩李倣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璘晚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

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璘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宫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立父婢李春燕為賢妃璘初娶漢女使宦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掌國信漢主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宫禁可如是乎至是聞變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

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内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黄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諸道貢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刦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父子茍得無恥不可教誨歟

集覽鶴氅鶴之羽毛也作服以象之名曰鶴氅無賴之名十國世家曰高從誨所

尚稱臣蓋利其賜予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
注云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
書法書退居何未臣也震成高氏之業而不肯為之臣可謂高矣綱目不書致仕書退居所以成其高也終綱目書退居者一而已

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考異按封拜例殊禮注曰加號錫之屬王莽等是自為之以自為書據天祐六年書溫自領昇州刺史則此當書吳中書令徐知誥自加元帥封齊備殊禮
書法終綱目書殊禮十書賜者一齊王攸書加者五清河王慶梁冀會稽王昱桓溫知誥書自加者四劉裕蕭道成高歡唐主昶舍是無書殊禮者矣

十一月閩李倣伏誅

閩皇城使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十一月倣入朝執斬之梟首朝門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鵬等罪告諭中外六軍判官葉翹為內宮宣徽使翹博學質直閩主璘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趣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李氏昶嬖李春燕待之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放歸永春以壽終

唐以馮全節為横海留後

唐主嘉馮全節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以為絳州刺史羣議沸騰乃以為横海留後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閩以陳守元為天師

閩主賜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丙申 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閩主昶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策稜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策稜等歲以禮幣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延朗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

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巵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胡氏曰崧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脩政事明義而敦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和親下計非上策也

集覽陸梁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拜少止止停也息也拜而少止氣竭故也彊項言不低屈為禮也

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書法父婢為后閩主璘嘗一書矣閩主昶復書焉家教然矣歷歷書之所以為世戒也終綱目

書立婢為后一

父婢為后二

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弟希杲知朗州

靜江節度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譛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漢侵蒙桂二州希範自將步騎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状致冦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引去徙希

杲知朗州

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

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寛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殷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判官趙瑩勸敬瑭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揚光遠為副先鋒

指揮使安審信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衆奔晉陽敬瑭謂曰汝見何利害捨强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廵檢使安重榮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集覽獨直句絶單獨侍直旁無他人也衛州之事前年閔帝出奔遇石敬瑭於衛州敬瑭盡殺帝之左右而

質實鄆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鄆城縣五代時去周廢州以縣屬齊州宋因之元屬齊寧路至
本朝改屬
兖州府

書法從珂敬瑭一也彼書舉兵此書拒命書討何罪敬瑭也請而後命而又拒焉過不在上矣故唐書討使敬瑭無衛州之事果能仗大義責不當立者又豈直書舉兵而已哉

發明從珂以反叛得國敬瑭與有力焉既以河東與之又復無故改命故綱目不書其反然謂拒命則敬瑭之罪固自不可逃免況又書討以正其名乎

唐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以應河東

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覲傅應河東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止削官爵歸私第以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詔以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討之

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

書法董璋之子書誅此則曷為書殺從珂篡弒豈明宗比哉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此何以不書誅敬瑭固有罪矣而唐主亦自弒逆之人也況又失信召禍者乎是以書法如此

唐克魏州

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大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書法蠻夷借兵之辭五曰請助曰致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某兵尊辭也曰遣使以某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莫下於求救者矣

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救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

主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彦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鋭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

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伏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唐主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皆勸行唐主不得已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排衆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

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鋭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胡氏曰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而唐之君臣不能用豈天固亡之先褫其魄乎

集覽 虎北口屬雲中郡在郡之東北居庸關西北過朝鮮河一名七渡河九十里至虎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本范陽防院奚契丹之所也又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居庸關汾曲地名在汾水之曲曲言其隈地也隈者水曲隩也汾水注見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先褫其魄乎褫丑豸反奪也左傳宣十五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注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禮記祭義篇注耳目之聰明為魄

質實 虎北口一統志云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即古北口也兩崖壁立中有路僅容一車下有澗巨石磊磈凡四十五里自是而東凡二十四關口至峨嵋山寨

書法 自將書次識也終綱目自將書次二唐從珂石晉主自將書不果行一辛亥年周主

發明 貴華賤夷春秋之大義也自三代既衰夷狄恣行莫之能禦由漢以來其彊且大者如冐頓之控弦四十萬騎頡利之陵跨中原吐蕃之陷沒河隴盛則盛矣至於稱號不過從其本俗未有與中國並稱而無別者五代之時中國分裂契丹彊大於是始借淫名至是其酋舉兵南向儼以列

國之法處之則當書契丹主可也況敬瑭稱臣而父事之滅唐立晉天下無敵固非冒頓頡利吐蕃之比綱目乃斥而名之毋乃不可乎嗚呼此正春秋貴華賤夷之法也夫德光雖盛不過夷狄之雄强者耳中國禮樂文明之地不幸瓜分壤裂莫能一統若使酋虜亦例以國主稱之則是中國胥為夷矣綱目於此懼之甚謹之甚故斥書其名以正其别爾不然唐曰唐主晉曰晉主契丹曰契丹主況然若一其可乎哉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噫

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書法 識無備也祿山反而後募兵東京契丹下而後括民兵籍義旅亦已晩矣綱目前書以禦契丹此書以拒言所恃者獨此也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騎由土門路西入許之趙州刺史劉在明戍易州德鈞以其衆自隨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趣潞州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軍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陽悉以兵屬焉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集覽飛狐夢溪筆談曰北嶽恒山今謂之大茂山時半隸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飛狐路在山之西自銀鋪寨北出倒馬關度契丹界卻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北路不通唯此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後宋太宗車駕自太原移幸恒山乃由土門路也飛本作蜚注詳見漢王劉邦三年蜚狐之口土門路土門關名古所謂井陘口也又土門注見梁主瑱貞明元年井陘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圂柏谷口在潞州之南今太原府祈縣有團柏鎮

質實飛狐按一統志地名即古之飛狐口也漢置廣昌縣屬代郡東漢屬中山國晉屬代郡後周治五龍城隋仁壽初改曰飛狐縣屬易州唐初僑治易州之遂城遥屬蔚州貞觀中復故地宋陞為飛狐軍遼復為飛狐縣金元仍舊至本朝復改廣昌縣屬大同府土門關名在真定府獲鹿縣西北一十里唐貞觀初所建一名井陘關圂柏谷

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旦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

奉詔勞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　集覽介休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發明張敬達盡忠而死何以不書死之益書光遠殺敬達已足以見光遠之罪雖不書死之而敬達之不可殺明矣況敬達書爵自足以見其不失職守之意而死節亦固在其中矣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於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

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

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大震居人逃竄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舒嚕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

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晩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書法

以晉主何中國畀也中國之盛也書韋雲起以突厥兵討契丹　隋大業元年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業四年夷貊之兵而中國之臣能以之及其衰也號晉皇帝而為契丹所以綱目所深悲也降未有再書者德鈞於是可以媿死矣書所以垂戒也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敬瑭為契丹所立亦既書于冊矣至是又書契丹以之南下則是聽命夷狄進退皆出於契丹耳敬瑭冒利無恥不足道也中國不競而使夷狄主之是則可哀也已故特筆

以志之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大詳衮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别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集覽大詳衮契丹之將名河梁即河橋也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河橋

唐晉州軍亂逐守將髙漢筠

初唐主遣將軍髙漢筠守晉州至是副使田承肇帥衆攻之漢筠開門延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

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聽漢筠歸洛陽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琪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於其第

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迎降

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書法降未有書迎者書迎降甚譏之也

發明自河東拒命唐人習於迎降而不恥故楊光遠降于前趙德鈞降于後至是又書萇從簡迎降則唐主誰與守哉從簡既降猶以節度使書之者所以著其據有藩鎮力足拒敵而不拒耳初非予其降而書其爵也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考證死當作殂○謹按凡例曰凡無統之帝曰殂唐主從珂在位三年雖以簒得國然無統之主未有以正立者則皆以殂書故當曰自焚殂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

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宫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集覽留使注見唐憲宗元和三年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

書法孝平皇后書自焚崩從珂書唐主則書殂可矣書自焚死何罪從珂也從珂盍嘗書弒矣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有君臣也君而可弒則與夷狄奚辨哉故因其自焚而書死以貶之凡夷狄盜賊書死然則莽自焚書伏誅矣從珂有罪則曷為不書誅敬瑭之事非義舉也夫安得而誅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書法唐追廢朱温父子書姓書名此其書唐主何不予敬瑭之廢之也從珂雖篡敬瑭之舉未見其此善於彼也故其廢書唐主其葬書故唐主皆不予其廢之之辭也

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静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脩好恐其復取靈武復以希崇鎮朔方

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

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許之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書法　文進於是三書奔矣此其書何識也文進嘗仕契丹而逃之於是聞契丹以晉主南下棄鎮奔吳則安知其非懼禍也然則何以書唐安遠節度固唐官也畧以契丹所立為可恥而綱目予之則其初歸也必不書奔矣三書曰奔皆以著其有所避也

發明　是時唐已滅矣而猶繫之唐者明其恥事夷狄所立之君耳既不事之則文進固唐之臣也書爵所以予盧不書叛所以惡晉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高麗主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集覽高麗

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新羅國名注見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百濟國名注見貞觀十四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六